



〔苏联〕杜尔兄弟 勒·申尼娜原作

許 靜 改 編

锄奸记

上海文化出版社

人 物 介 紹

廖其耶夫——某設計局的工程師，新式武器的發明者。

拉爾彩夫——國家保衛局上校。

巴赫米其耶夫——國家保衛局上尉，一個機警、負責的保衛工作人員。

斯維利多夫——炮兵上校，中央前綫的炮兵指揮官。

拉夫烈尼果——國家保衛局的保衛工作人員。

資維特果夫——國家保衛局少校。

圖佐夫——炮兵部隊的汽車駕駛員。

馬爾特諾夫——炮兵部隊的汽車駕駛員，紅軍老戰士。

列奧尼德——炮兵少尉，是個在敵人甜言蜜語引誘下，隨意泄露重要軍事秘密的自由主義者。

奧謝尼娜——某合唱隊女演員，受女間諜卡爾遜誘騙而背叛祖國的一個有嚴重自私自利思想的年輕婦人。

卡爾遜——女間諜，德國間諜機關派到蘇聯的一批間諜的指揮人。

威尼哥爾——混到中央前綫的一批德國間諜的首腦。

克拉施金——德國間諜機關的間諜頭子。

多妮亞——德國間諜机关所收買的特务分子，原是旧俄时代白党軍官的女兒。

依爾娜——賣身投靠的苏联叛徒，一个毫無民族气節的女人。

庫特林——德國間諜机关所收買的特务分子，原是沙皇近衛軍軍官。

薩夫拉斯吉——德國間諜机关所收買的特务分子，苏联的一个逃亡罪犯。

祖布果夫——德國間諜机关所收買的特务分子，苏联的一个逃亡罪犯。

目 次

人物介紹

一 火車上·····	1
二 特殊的任务·····	5
三 十点十二分·····	10
四 索菲亞——柏林·····	15
五 新發明的威力·····	17
六 歌唱家·····	20
七 死人复活么·····	27
八 跳傘·····	32
九 欢迎慰問团·····	38
一〇 当面对質·····	44
一一 慰問团走了·····	51
一二 追·····	55
一三 樹林中·····	61
一四 騎士十字勳章·····	64
一五 一網打尽·····	65

一 火 車 上

火車在奔馳，窗子外面的景色急速地向後移去，莫斯科是一天天地近了。廖其耶夫工程師听着那有節奏的車輪行進的聲音，心情越來越興奮；又要見到這個偉大的城市了，這是一件多么令人愉快的事情啊！

莫斯科，廖其耶夫不是沒有來過。他曾經不止一次到過這個偉大的城市。可是，那些時候怎么能跟現在相比呢？現在是一個非常時期，德國法西斯已經侵入蘇聯國土，全國人民都已投入這個偉大的衛國戰爭。而且，那些時候去莫斯科，不是去學習就是去游覽，這次去莫斯科却是負有重大使命的，這是一次不平凡的旅行。其實，廖其耶夫工程師自接到去莫斯科的通知時候起，就感到這次旅行的意義的重大了。他心里明白，這次去莫斯科，就將決定他的新發明的命運。當然，試驗是已經成功了，問題在於還要實地試驗新發明的效能。這個新發明是十分重要的，它的出現，將大大增強蘇聯軍隊的戰鬥力量，可以消滅千千萬萬的德國法西斯強盜。廖其耶夫工程師想到這些，就深深地感到一種莊嚴的責任感，不自覺地產生一種自豪和警惕的心情。

廖其耶夫已經悶坐了几十小时的火車。在火車上，他沒有遇到朋友，也沒有遇見熟人。旅程快要結束了，廖其耶夫感到有些輕鬆，開始在走道里來回走動。當他正憑窗欣賞風景的時候，他看到有兩位婦女，一老一少，在走廊里聊天。

那個年老的婦女，看上去約莫有六十歲光景，矮胖的身材，頭髮已經有點灰白。她像是受了什麼巨大的刺激，滿面愁容。儘管這樣，她的樣子还是很慈祥，並不使人感到討厭。那個年青的，是一位漂亮的少婦，个子高高的，眼睛閃閃有光。這兩個婦女，像是母女——要不就是親戚，她們倆正在熱切地聊些什麼。廖其耶夫本來無心去听它，可是，“列寧格勒”這個無限親切的地名却自動地鑽到他的耳朵里，他有意無意地听起她們的談話來了。

“您可別這樣難過啊！從列寧格勒來的信，是要一些日子的。”顯然，年青少婦是在勸慰那位老婦人。

“不，不是這樣，我好像有這麼一個預感：我的丈夫一定出了什麼事啦。唉，大概是病啦。”老婦人唉聲嘆氣地說，“我勸他好幾回，叫他離開列寧格勒，他總是不肯走；他舍不得離開列寧格勒，也舍不得離開技術學校。唉，想起來我真是不該離開他呀，都是我不好，我真是該死。”

廖其耶夫曾在列寧格勒那個技術學校上過學，現在一聽見她們講到列寧格勒，已經就有點親切感了，再加她們又談到技術學校，他就相信，准會遇見熟人了，於是他就越听越注意起來。

“哎呀，別難過了。”年青的婦女找不出別的話來安慰老婦

人。“您还是冷靜一些吧。”

廖其耶夫有些忍不住了。心想：这明明是德國法西斯帶來的災難，能不去安慰这位不幸的老婦人嗎？于是他拿了一杯開水，彬彬有禮地走了過去，對老婦人說：

“您还是喝点水吧。”

老婦人接過開水，溫柔地看着廖其耶夫說：

“謝謝您，您可別見笑呀。這都是戰爭害的啊。”

老婦人說到這里，停了停，又問廖其耶夫：

“您是不是列寧格勒人？”

“我不是列寧格勒人，可是我在那里上過學。”廖其耶夫回答。

“真的嗎？”老婦人像是他鄉遇故知，興致勃勃地說，“您在列寧格勒上過學，好啊，那也可以算是列寧格勒的人啦。我真是像見了親人一樣。哦，您在那個學校念過書？”

廖其耶夫也有點高興了：

“我在技術學校。”

“是技術專科學校嗎？祖保夫教授您認識嗎？祖保夫就是我的丈夫。您貴姓啊？”老婦人連說帶問地講个不停。

“我姓廖其耶夫。”工程師謙遜地回答。

老婦人一聽說他姓廖其耶夫，雙手一拍，叫起來了：

“廖其耶夫！你就是廖其耶夫！哎呀！我親愛的，你不就是我丈夫最得意的學生嗎？啊呀！他常常當着我的面誇獎你功課好哩！”

空氣漸漸活潑起來。廖其耶夫回憶起他的學生時代，要

談的話就多了。

“祖保夫教授近來好嗎？”廖其耶夫問。

“我就是為這件事着急哪。三個月以前，我撤退到切爾賓斯卡，他沒有跟我一起來，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接到他的信。”老婦人無限憂慮地說出了自己的心事。

當他們兩人在談話的時候，那位年青的婦人正在另一個窗前看着窗外；因為還沒有介紹，她當然不便插進來講話，因此顯得有些窘。老婦人也仿佛一下子想起了什麼似地，對廖其耶夫說：

“呃，我們為什麼站在这過道里。”說着，便和工程師一起走進那位少婦的包廂里。

“這位是我在路上結識的旅伴。”老婦人指着少婦向廖其



在老婦人介紹下，廖其耶夫工程師和一位年青少婦奧謝尼娜在火車上握手

耶夫介紹，接着，她又問那位少婦：“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的名字是——”

“娜达利婭·米哈依罗夫娜·奧謝尼娜。”年青的婦人說出自己的名字。

“廖其耶夫。”工程師也介紹了自己。

于是，廖其耶夫和奧謝尼娜握了手。

祖保娃，站在旁边的老婦人，看到他們相互介紹了，又對奧謝尼娜說：

“您看这件事有多么巧啊？他呀，他就是我丈夫的學生。”

遇見了廖其耶夫，老婦人像是忘記自己的憂愁，奧謝尼娜雖然話不多，但也分享了老婦人的快樂。三個人就這樣成了朋友。廖其耶夫也很高興，因為他可以有了談話的對象了。

火車飛快地奔馳着。旅途不再寂寞了。奧謝尼娜會唱歌，會彈吉他，她唱了一些迷人的民間歌曲。

廖其耶夫傾听着美妙的歌聲，他想起他逝去的童年，想到列寧格勒，想起那個技術專科學校，當然也想到那位嚴厲而又熱愛着學生和學校的祖保夫教授。

“真是巧事啊！”廖其耶夫陷入了沉思狀態。

二 特殊的任務

從廖其耶夫接到去莫斯科的通知時候起，廖其耶夫就是一個引人注意的人物了；雖然他自己並沒有感覺到這一點，可是，不論是在蘇聯，還是在國外，已經有許多人在注意他，議論

他。

这天，就因为廖其耶夫要到莫斯科來，苏联國家保衛局政委特地通知保衛局上校拉尔彩夫，要他馬上去談一次話。現在，政委正在他的那个明亮的办公室里，等待他的客人。

拉尔彩夫上校知道又有重要的任务在等着他了。他从过去的經驗里懂得，政委如果没有重大的事，是不会这样着急要他來的。他沉着地走進政委的办公室。果然，他一坐下，政委就開門見山地談出來了：

“找你來不是为了別的，你知道，廖其耶夫工程师發明了一種新的武器，這種新武器，對國防很有價值。”

政委停頓了一下，接着說：

“廖其耶夫工程师在切爾賓斯卡設計局里，已經試驗了這種新武器，聽說，試驗得很成功。可是，老在試驗室里試驗是不行的，最近，廖其耶夫工程师要在戰爭的條件下進行試驗，他就要到前綫去，你明白嗎？”

拉尔彩夫上校差不多屏住氣聽完了政委的話，他用堅定的口吻回答說：

“明白，政委同志。”

政委仔細地看了拉尔彩夫一眼，坐了下來，繼續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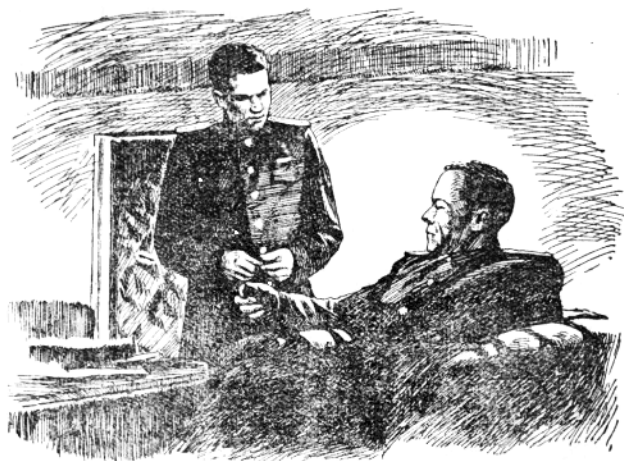
“另外還有，根據我們得到的消息，德國人也很重視廖其耶夫和他的新發明，他們打算用最卑鄙的手段來達到目的。所以，我們不僅要保護廖其耶夫，同時要把德國派來的特務想辦法一網打盡。”

政委說完這些話，站了起來，這是表示，現在輪到他來听

听拉尔彩夫上校的意见了。拉尔彩夫上校完全懂得这不是一件要在办公室里开会讨论它半天的事，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务，需要立即采取措施。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廖其耶夫试验的成功，对于击溃德国法西斯将起很大的作用。如果廖其耶夫落到德国人的手里，那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因此，拉尔彩夫上校立即表示，应该迅速展开行动。

政委很满意拉尔彩夫上校的意见，吩咐他立即布置，行动起来。

拉尔彩夫上校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很快地就把国家保卫局巴赫米其耶夫上尉找来了。巴赫米其耶夫上尉是个年纪比较青的小伙子，可是他的机警和敏捷却是出人头地。



国家保卫局拉尔彩夫上校把年青的巴赫米其耶夫上尉找到自己办公室来，要他负责在暗中保卫廖其耶夫工程师的安全。

拉尔彩夫上校簡單地介紹了這一特殊任務的情況，然後用着命令的口吻，對巴赫米其耶夫上尉說：

“由你負責廖其耶夫工程師的安全問題，廖其耶夫無論去那里，你都要保護。可是這件事你不必讓他本人知道。廖其耶夫工程師只應該想一件事：就是他自己的工作。關於其他的事，我們應該替他想。懂嗎？”

“是，我懂得。”巴赫米其耶夫上尉有力地回答。

“那就這樣吧！”拉尔彩夫向巴赫米其耶夫上尉伸出手。

“現在我可以去了嗎？”巴赫米其耶夫上尉一面握着拉尔彩夫上校的手，一面再問一句。這句問話是如此懇切，充分顯示出巴赫米其耶夫上尉的勝利信心。

拉尔彩夫上校點點頭，看着這位年青的保衛工作人員走出自己的辦公室。拉尔彩夫上校鬆了一口氣，這個特殊的任務他相信巴赫米其耶夫上尉一定會勝利完成。

和蘇聯國家保衛局所得到的情報完全一樣，德國法西斯確實已經在密切注意廖其耶夫工程師和他的新發明了。德國特務機關的特務威尼哥爾，為了這件事，甚至親自趕到保加利亞的京城索非亞。

威尼哥爾選擇索非亞這個地方來干這個無恥勾當，不是沒有原因的。這個老牌特務是有他一套打算的，因為保加利亞這時還是“中立國”，在中立國的國土上進行這種活動，那是再方便沒有的了。他很容易地在索非亞一家咖啡店里會見了另外一個外號叫通事官先生的德國特務。

兩個鬼鬼祟祟的家伙，揀了一個隱蔽的座位坐下，就開始了陰謀的筹划。

“老朋友，這次你又改了名字啦，真是辛苦啊！”通事官先生一見面，就跟威尼哥爾开玩笑。

威尼哥爾根本不記得他已改過多少次名字了。他每進行一次活動，就改用一個名字，他認為只有這樣，才不致被人輕易發覺。他笑咪咪地說：

“是啊，又改了，叫別特羅聶斯庫。”

“啊！別特羅聶斯庫，你頭髮白了很多啦！”通事官先生看了他一头白髮，像是在客氣，又像是嘲笑。

“沒法子呀。我說，通事官先生，干我們這一行還能不累嗎？累呀！時局一緊張，工作也就多起來啦。”別特羅聶斯庫喝了一口酒。

几杯酒過去，談話很快地就轉到正題上來了。

別特羅聶斯庫說：

“好啦，我們言歸正傳吧，我到这里來，為的是一件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我們要把蘇聯發明家廖其耶夫工程師弄到手，而且，還一定要搞活的。”

“那麼我能給你幫什麼忙呢？”通事官先生裝出不懂的樣子。

“這你還不明白么？你這個地方不是‘中立國’嗎？你可以和莫斯科建立聯絡據點呀！”別特羅聶斯庫向他指明。

听完別特羅聶斯庫的話，通事官先生完全明白了，他不禁回憶起往事來，他說：

“啊，想起來啦！上次大戰時，我也在‘中立國’工作，在西班牙的瑪德里，我們似乎在那時就見過面了。”

“是啊，我就是在那兒起家的，那時我在克拉施金少校手下工作，嗨，那真是我的黃金時代。”別特羅聶斯庫為自己過去所做的特務活動陶醉着，有點得意忘形。

“克拉施金先生現在在哪兒？”通事官先生也打聽起這個著名的德國特務頭子來了。

“他呀，他在東普魯斯，他正在領導一個專門反蘇的間諜學校，專門訓練人才哩！”

接着，他們又咕咕囁囁地談了好半天，臨了，他們臉上都顯出笑容，仿佛是一宗買賣已經成交了。

三 十點十二分

火車逐漸減低了速度，莫斯科終於到了。廖其耶夫工程師整理好自己的行李，隨着擁擠的人羣，向月台的出口走去。剛剛走出車站，就有一位軍人走到他面前，向他行了個軍禮，說：

“廖其耶夫同志，你好，我們已經派汽車來接你了，請上汽車吧。”

原來這位軍人是試驗新發明的機關派來迎接廖其耶夫工程師的。廖其耶夫正要走近汽車，他看到那個火車上的旅伴——祖保娃還在後面，就停下來說：

“您到那兒去，我可以送一送您。”

“我到莫斯科大旅館，你要是能送一送我，那我太感激你了。”祖保娃說。

“那好吧，你請上車吧，我也在那兒定了房間。”廖其耶夫誠懇地說。

那位年青婦人奧謝尼娜推說有朋友來接，沒有和他們一起走。

汽車在寬廣的莫斯科街道上平穩地行駛着，轉了几个彎，就到了莫斯科大旅館的門前。廖其耶夫和祖保娃約好，等他把工作安排好以後，再來拜訪她。祖保娃以一種年長的慈祥的婦人特有的那種懇切態度，表示出對他訪問的歡迎，並且還充滿信心地說，當他來訪問時，一定會有祖保夫教授的消息。

廖其耶夫工程師到莫斯科後也實在忙，他剛把行李等安頓好，就被部里請去了；部里要他抓緊時間，在去前綫以前，能在莫斯科試驗一次，讓領導同志能夠先看一看這個新武器的威力。等這些工作安排好以後，已經過去了好幾天。這天上午，廖其耶夫工程師難得有一個輕鬆機會，他把自己修飾了一下，就來拜望祖保娃。

祖保娃極為熱情地接待了他，一見面，她就對廖其耶夫說：

“到列寧格勒的護照，我已經辦好啦。現在就等飛機啦！我到了家之後，一定跟祖保夫教授說我碰到你啦。進來坐坐吧。”

廖其耶夫跟着老婦人走進房間。房間里的擺設和這家旅

館的其他房間擺設得完全一樣，但只有一件東西引起廖其耶夫的注意，那就是祖保夫教授的照片。這是一張六寸的單身照片。在這張照片里，祖保夫教授穿著深色的西服，可以看得出，他的領帶上還有許多小花點。

看到這張照片，廖其耶夫想起許多事情：祖保夫教授現在在列寧格勒生活得怎樣呢？他為什麼不跟祖保娃一齊撤退呢？真是一位頑固的老教授。如果不是戰爭，我也不會遇見他的太太，當然一時也就不會想到這位曾經嚴厲教育過自己的人。廖其耶夫拿起照片，仔細地看了以後，仍舊放到原處，他對祖保娃說：

“看到他，請您代我向他問好。”

房間裡充滿著溫暖寧靜的氣息。祖保娃拿出許多可口的食品招待這位年青的工程師，偏偏不巧，當他們剛準備坐下來就餐時，電話鈴響了。

祖保娃過去接了電話：

“喂，找廖其耶夫同志嗎？”說著，就把話筒遞給廖其耶夫。

廖其耶夫沒想到剛剛跑出來作客，就會有人找他，他從祖保娃手里接過電話筒：

“喂，我就是呀！怎麼，馬上走？汽車已經來了嗎？好，我馬上來。”

顯然是緊急任務，廖其耶夫不能多留了，他便向祖保娃告別：

“再見，瑪麗婭·謝爾節夫娜。”

廖其耶夫匆匆忙忙地回到房間裡，整理了一下衣物，就走



廖其耶夫工程师刚刚到那个老妇人住的房間來作客，就有人打電話來找他。

下樓去。他剛剛走到停在旅館門口的汽車旁邊，祖保娃也趕下樓來送他了。

“廖其耶夫同志！你这就走了嗎？”祖保娃親切地問廖其耶夫，她的話里流露出关切和了解，像是極為知己似的。

“是呀，去办点事，就回來。”廖其耶夫一面回答，一面走進汽車。

“要是回來早的話，再到我那兒坐一坐吧。”祖保娃仍然十分熱情。

“回來早的話，我一定來看你。”廖其耶夫在汽車里說。

汽車開走了。祖保娃站在旅館門口向廖其耶夫揮着手帕，她仔細地看了汽車一眼，然后就回到旅館里去。

但是，她並沒有回到自己的房間。她在樓梯上兜了一轉，